

黄岩三侠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I247.4

138

黄岩三侠
上

梦
龙

I247.4

138.1

黄岩三侠
中

梦
龙

1247.4
13812

黄岩三侠
下

梦
龙

封面设计:康怀宇

责任编辑:韩慧强

黄岩三侠

梦龙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金鑫达彩色印刷厂 印刷

645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8.75 印张 12 插页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866-7/1·393 定价:38.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新派武侠小说，与《神雕·狂丐》是姐妹篇。

海外奇侠青衫客谷月杰为报家仇，与师兄金翅大鹏柳升、师弟鬼见愁燕敏（并称黄岩三侠）在入中原寻找师父骨殖之际，夜闯紫禁城，使明太祖朱元璋惊吓成疾，继而驾崩，皇太孙继位，史称惠帝。当时天下藩王权势愈来愈大，惠帝听信权臣黄子澄之言，欲削平天下诸藩王。一时间锦衣卫四下出动，几家藩王相继束手就擒，唯燕王朱棣，不甘束手待毙，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扯旗造反。

黄岩三侠行侠仗义，为救护忠臣良将，屡败锦衣卫，数战阴山三怪，于是威名大振。在栖霞山麓与狼山双魔师徒一战、三侠负伤，之后各有际遇。因静尘神尼陈明大义，谷月杰等人捐弃前嫌，襄助燕王靖难，几经周折，终于粉碎蒙元余孽，实现“清君侧、靖国难”。继之，谷月杰又成了朱棣的刀下鬼……

目 录

第 一 回	蒙面闯宫		1
第 二 回	篡位削藩		32
第 三 回	扬威惩恶		63
第 四 回	千金蛇女		94
第 五 回	燕王府邸		126
第 六 回	孤女落难		162
第 七 回	智激神尼		187
第 八 回	烟腾火炽		219
第 九 回	同病相怜		251
第 十 回	移花接木		280
第 十 一 回	淑女情痴		309
第 十 二 回	愚孝招祸		339
第 十 三 回	侠义扬威		368
第 十 四 回	捐弃前嫌		397

第十五回	京畿除奸		429
第十六回	捉鳖擒鬼		459
第十七回	勇闯少林		490
第十八回	帝王之间		521
第十九回	追名逐誉		553
第二十回	激流勇退		583
第二十一回	戳穿奸谋		613
第二十二回	塞外比翼		642
第二十三回	三侠失路		672
第二十四回	雕王显技		703
第二十五回	勇救辽王		734
第二十六回	符离除奸		765
第二十七回	龙潭虎穴		796
第二十八回	紫禁良缘		827
第二十九回	易将伏魔		858
第三十回	恩仇同休		889

第一回 蒙面闯宫

大明洪武三十一年，四月。

霪雨过早地降临江淮大地，细雨已经淅淅沥沥地下了两个昼夜。

这天入暮前，紫金山顶现出一线蓝天，转眼间又被翻卷而来的乌云遮住了。

“轰——隆……”一阵闷雷刚刚响过，铜钱大的雨点便洒落下来，狂风挟着暴雨肆无忌惮地抽打着紫禁城楼台殿阁的脊顶，琉璃瓦上传来令人心烦的“哗哗”声响。

在紫禁大内当值的御前侍卫们无不咒骂这鬼天气，却都忙里偷闲、聚在文渊阁后面的班房里狂赌豪欲。

蓦然，一道霹雳宛若灵蛇、利剑，划过夜空，在电光闪过的刹那间，可见两个人影蹿房越脊，迅如归鸟般地向玄武门这边掠来。

这两人都穿着玄色紧身夜行衣，背插长剑，头戴黑纱罩巾。临近玄武门时，两人见门洞内外有数十御林军校尉穿着雨披、打着灯笼守卫、巡逻，便飘下屋脊，紧贴墙角缓缓趋近身来。停

了片刻，其中一人挥掌劈下了一块墙砖，扬臂掷出，“扑通”一声，远远落在护城河里。

十几个校尉呼叫着去察看。

那两个夜行人矮身向北蹿去，奔出十数丈外，两人打了个招呼，双双“燕子抄水”，掠过护城河；稍待片刻，又纵起身，“紫燕穿云”，凌空飞过两丈高的宫墙，一闪即逝。

夜风呼啸，暴雨如注。

那两人伏在一间殿脊上，运目四顾。他们显然不认得宫中的道路，望着鳞次栉比的楼厅殿阁，不禁暗暗叫苦——

“师兄，怎么办？”

“走，到前面去看看，不怕没有人在！”

两个人影在坤宁宫前后几经闪现，又倏忽不见。片刻之后，人影又在交泰殿屋脊上出现了；他们刚刚要离去，便见房檐下突地蹿出几个人影，发声呼哨，包抄过来。

领头的两人都穿三等待卫服色，一人手握双刀、一人持杆大枪，双双纵上檐脊。

其中一个蒙面人拔出长剑，纵身迎了上去，抖腕便是一招“百鸟朝凤”，登时剑气如虹，剑尖化作点点寒光，满天花雨般地那两个侍卫迎头罩下。

雨中琉璃瓦上光滑无比，那两个侍卫刚站住脚，来不及招架，惊叫一声，跃落回地上。

其余几个侍卫纵不上殿脊，一面大声喊叫报警，一面投掷暗器，却都被那个蒙面人轻描淡写地拨落。

“都是些废物！”

那蒙面人嘻嘻笑道：“二师兄，你只管去办正事儿，我留下陪他们玩！”

“师弟小心！”

另一人答应一声，拧身纵去，人影一闪，倏忽不见。

但听使枪的侍卫大声叫道：“房上的鼠辈，有胆子的下来与俺较量！”

“不用乱叫，小爷会教训你的！”

声犹未落，蒙面人“鹤子投林”，纵身下扑，剑光宛若一道匹练，飞掠而下，凛凛剑气登时把那使枪的侍卫迫退数步。他落在地上，“呵呵”一阵冷笑：“都上来吧！出来让小爷看看朱家朝廷究竟养了些几流鹰犬。”

听他说话的声音显得年纪很轻，口气却大得出奇。

使枪的那个侍卫叫张能，临敌交手时善使一杆大旗，挥舞开来，勇不可挡，人称“皂旗”张能。

另一个是“双刀”楚智，双刀上的功夫颇有造诣。

他二人都是御前侍卫里一等一的角色。

大内侍卫不讲江湖规矩，张、楚二人互相打个招呼，联袂而上，其余的侍卫们呼哨着拥上助战。

雨中交手使不得大旗，张能大枪上的功夫亦甚了得，一杆大枪恰似游龙戏水，吞吐撒放，虎虎风生。楚智的双刀招数刚猛，寒光闪闪，发一招“野马分鬃”，“刷刷刷”连环劈出……他二人联袂，确乎非同小可。

但那少年却把厮杀视同儿戏。长笑声中，一套诡异、古怪的剑法使得恰似行云流水，一柄长剑上下翻飞，搅起道道如雪

光华，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变幻莫测。

张、楚二人都觉得象是有无数剑锋从四面八方自己攻来，不禁眼花缭乱、暗暗叫苦。

又有几名侍卫赶来，见敌人大占上风，情知自己上去也无济于事，叫道：“诸位留神，我们用暗青子招呼他！”

十几支暗器向那蒙面少年同时打去。霎时一阵“叮铛”一阵脆响，钢镖、飞刀等较重暗器被格落，铁链子、铁蒺藜之类竟反射回来——吓得几人连忙闪避、跃退。

转眼斗了四五十个照面。

那少年突然喝道：“高手来了，你们一旁歇息去吧！”

喝声中，剑招倏地加紧，武功较差的侍卫都被剑气迫得连连后退。

“呼”的一脚飞来，张能躲闪不及，“嘭”的声被踢出丈外；他环跳穴麻痛，只“嗷嗷”乱叫，声音倒是不低，一时却爬不起来。

几乎同时，楚智见敌人捧剑向自己迎面刺到，双刀防了一式“关平献印”，却又走空，但觉右肋下一阵剧痛，被对方飞起一脚踢中，身躯平飞出去。

就在这瞬间，三条人影疾掠而至，成鼎足之势把那少年围在核心；众侍卫都远远让开，冷眼观战。

这三人都穿戴二等侍卫服色，各持长剑，一个个身材矫健、威风凛凛。

其中一人冷冷说道：“小贼，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闯紫禁大内，在下佩服。报上万儿来吧！”

少年“嘿嘿”一笑，道：“没想到这皇宫里还真有几个人物，不用多说，等胜了小爷掌中剑再问小爷姓名不迟。”他说着话，长剑凌空虚劈，啸声尖利刺耳。

那三人发声呼哨，倏忽一拥而上，三柄长剑各以“白虹贯日”、“玉带缠腰”、“虚式分金”的招数向那少年同时攻到。剑式严谨，身手不凡。

“这才象点样儿！”

少年嘴里夸赞，一个“风点头”，避开上路；发招“罡风扫叶”，长剑挽了个顺式立花，“叮铛”两响，架开攻向他中、下两路的剑。他这一招象是达摩剑法中的路数，却又似是而非。剑招未老，猛一抖腕，倏又刺出。

岂料，他这后半招却走空了。眼前的那个侍卫已然游走开去，几乎同时，另两柄剑却宛若灵蛇，匪夷所思地分别攻向他的后身、右肋。剑气逼穴，寒冷蚀骨。他吓了一跳，惊“咦”出声，忙施一招“玄鸟划沙”，剑锋绕体一匝，才把对方攻势化解。

那三人并不强攻，而是分别抢占天、地、人方位，连声呼哨，随即便旋转起来。

但见他三人联袂宛若一体，进退有序，首尾相连，此呼彼应；时而旋转发招，时而分进合击，三道雪亮光华组成一片剑网，铺天盖地般地把那少年罩在其中。

那少年虽然极其自恃，也不禁暗暗吃惊：“他三人的剑术并不太高，怎么三剑相连之后竟这么厉害？”他心中想着事，手上却丝毫不缓，长剑挽出道道匹练也似的光华，幻作一片如山剑影；铿锵一阵金铁交鸣，迸溅无数火花，把敌人的攻势尽数封

出外门。只是，他认真揣摩对方的剑法路数，再也没有时间笑了。

这四人翻翻滚滚、攻合拼斗，转眼拆了六七十个回合。

那三个侍卫正是当年江湖道上有“岭南三剑”之称的冯氏兄弟——神剑冯天胜、快剑冯天武、飞剑冯天威。

岭南三剑于黄山派覆灭之日蒙九头神丐胡永年义释下山后，决计退出江湖。

当时，正值洪武皇帝朱元璋为了剪除蓝（玉）党而扩充锦衣卫，他兄弟三人便投在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因他三人武功高超，被破格任为锦衣卫力士。

不久，从黄山散逃出来的镇三山吕化远、病尉迟欧阳云飞和跳涧虎吕子善、湘江蛟章宝义、双头蛟王庆杰、飞云蛟鲁明山等人先后而至。

他几人劫后重逢，十分相得。这些人武功都好，在“蓝党”案中建功立勋，先后名列锦衣卫将军。几年过去，又都被调进紫禁大内、当上了御前侍卫。

冯氏兄弟的三才剑阵虽早已名满江湖，却仍奈何不了眼前这个蒙面少年。

此刻，那少年又“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就好象他不是置身于龙潭虎穴般的紫禁大内，与他交手厮杀的也不是御前侍卫里一等高手，虎视眈眈窥伺于侧的侍卫们更没放在他眼里。只见他一边嘻笑，一边缓缓推动长剑——剑尖上象是挽有重物，大悖剑术轻盈翔动的精义。

然而，冯氏兄弟三柄长剑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却被他轻描淡

写地化作无形；更奇的是，他背后似乎长有眼睛，不管岭南三剑兄弟从什么方位向他进攻，他都无须转身，只须长剑随心所欲地一挥，便“铮”地一响，恰好格开敌剑。

似这般又交手二三十个照面，那少年愈发气定心闲。

冯氏兄弟却渐觉苦不堪言：他三人每招攻出，都似乎已在对方的意料之中，而且，兵刃相交之际，剑上传来的反震力量越来越大，三兄弟均觉掌心麻木、虎口酸痛。渐次，他们的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汗水和着雨水一并流下。所幸那少年所施出的剑招都止于把对方的攻势化解，即使是反攻，也是剑锋刚刚触及冯氏兄弟的身体便即沾衣而回，拿捏得恰到好处。

岭南三剑在这种不尴不尬、有惊无险的处境中虽觉苦不堪言，却也无可奈何。

其余众侍卫武功低微，根本插不上手。

忽听殿脊上传来一声厉喝：“三位贤弟不要慌乱，那厮使的是邪门障眼功夫，伤不得人！”

喝声中，腾身飘落一位老者：鹤发童颜，穿了件鹅黄开氅，手持一根亮银拐杖。

其人正是当年衡山五老之中身份仅次于掌门人的镇三山吕化远。他拐杖摆了个高四平势，道：“请三位贤弟先让一让，老朽与他走几招。”

却听双万楚智一旁叫道：“吕大人，点子是两个人一起来的，另一个去向不明。大人怎能离开皇上？”

吕化远吓了一跳，发声长啸，拧身纵上殿脊，如飞而去。

吕化远是个一等御前侍卫，官拜大内侍卫副都指挥使，在

皇宫里，他的地位仅次于大内总管御前侍卫都指挥使的曹国公李景隆。

李景隆乃是开国元勋、大将军李文忠之子，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嫡亲外甥，却不幸早夭，朱元璋自然对李景隆恩宠有加；然而，吕化远武功超卓，居京城十大高手之最，御林军都指挥使“白衣神剑”吴杰，锦衣卫副指挥使“铁面阎罗”程暹的武功都逊他一筹。所以，他极得朱元璋的仗赖。

当晚吕化远当值，吕子善、鲁明山为辅。刚才，他听到交泰殿那边传来岭南三剑的报警啸声，心中不禁一凛：“闯宫来的是什么人，怎么连冯氏昆仲也对付不了？”怎奈，洪武皇帝正在养心殿里小憩，他焉敢离升。

过了一会儿，呼喝吆斗声竟愈演愈烈，他听出冯氏兄弟已渐不支，放心不下，便向吕、鲁二人交待了几句，前去察看。岂不知，他正好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之计。

吕化远听说闯宫贼人有同伙，惊知上当，转身就走。

他刚一走，便听那少年叫道：“小爷有事，一会儿再陪你们玩！”

冯氏兄弟见他要走，突地剑招加紧：冯天武一招“铁索横江”，长剑拦腰横斩。

冯天胜辅之一式“狮子张口”，剑刺中锋。

冯天威亦在洗去对方长剑之后，顺势强攻一招“李广射石”，长剑划了个逆式斜立花，疾刺敌人右身肩井穴。

那少年嘻笑着挥剑格开攻向他上路的两柄剑。冯天武的剑锋眼见已斩到他的腰间，却见他的腰匪夷所思地突兀向后移出

半尺；剑锋掠过，居然连他衣角也没碰着。

“瑜伽神功！”冯天武惊叫出声。突见一道如雪光华劈而袭来，寒气逼人，他吓了一跳，跃退数步、挥剑格架，却又走了空。蒙面少年于这电花石火般的刹那间，一式“鹞子钻天”，拔地而起，“嗖”地飞上殿脊。

众侍卫阻之不及，纷纷暗器出手。但听一声长啸，人影一闪即逝。

那个被称做师兄的蒙面人见师弟缠住了众侍卫，自己径直向深宫纵去；忽见左首一座大殿窗内映出灯光，连忙收住脚步，伏下身来。

这儿是个跨院。

殿门外恭恭敬敬地站了四个太监，下首的耳房，屋门洞开，烛光映照，人影晃动。

他仔细看那大殿：两扇透雕扉门轻合，门楣上高悬蓝地立匾，烫金楷书“养心殿”三个大字；门前檐柱上木雕楹联通天及地。整座殿堂廊庑环绕，庄严肃穆、富丽堂皇。

他料定殿中之人便是他志在必得的猎物，心中不禁一阵狂跳。

忽见耳房里踱出一位老者，庞眉酷发、精壮矍铄，手持一根银光闪闪的拐杖；在门外站立片刻，象是在辨听远处传来的声音。其实，那声音远在数十大外，雨夜中听来更显遥远，但那老者却似乎分辨出了什么。

——这份内家功力使那蒙面人为之暗暗惊服，饶是他自恃